

「憶記已逝的」——新加坡藝術家Prvacki的視覺字典

記憶是甚麼？它以着怎樣的形式，為我們的內心，留下潛藏的故事與思念？

新加坡藝術家Milenko Prvacki正在香港舉辦的首度個人展覽「憶記已逝的」，就是這樣一場關於內心記憶的視覺探索，展出的一系列他於2009至2011年間的作品，大都運用了包括丙烯彩、油彩，混合媒介，於畫布和麻布上進行繪畫，當中更包括全新的兩組系列《Now you see it...now you don't》及《Covered Up》——無論現在「你是否能看見」，抑或如何進行「覆蓋」，單從名字上，便會令我們理解，藝術家想表達的，是對記憶的檢視和再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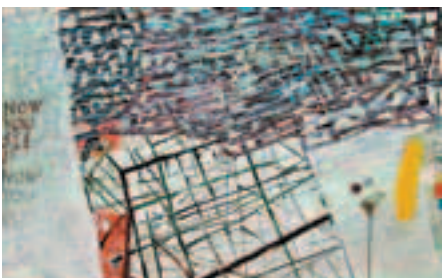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誰先覺畫廊提供

Prvacki 1951年出生於南斯拉夫，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美術學院完成藝術（繪畫）碩士學位，並由1994年起出任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院長，現為學院的資深院士。他的作品自1971年已於歐洲各國廣泛展出，而對香港觀眾而言，儘管是首次接觸他的作品，卻並不會感到艱澀難讀。他獨特的視覺語言，以大塊顏色的拼搭締連，構建出了想像和現實曖昧又彼此映照的境界。

是次展覽所展出的Prvacki2009年至2011年間的作品，充分體現出他受個人經驗所導引的創作風格，但個體的經歷，又同時緊貼社會的種種現狀，他在作品中，通過探索抽象與具象兩者間的關係，向繪畫媒介的表象特質作出了質疑。因而我們看到，他所畫之「物」，往往顯得異常含糊和難以歸類，以抗衡人們把事物分門別類的慣性。

有關記憶被覆蓋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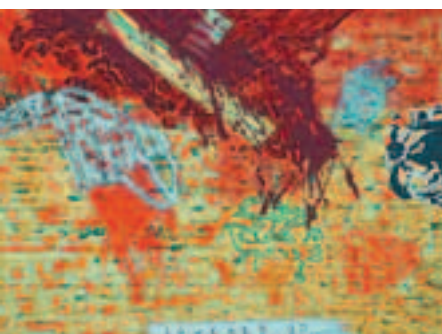
繪畫正如任何一種形式的創作，都是藝術家（創作者）對記憶的重新面對與描繪。「憶記已逝的」這個主題清晰揭示出Prvacki內心希望表達的一些內容，按他的話說，即總結和濃縮40多年來所一直創造、收集下的圖像，「讓它們成為一部視覺字典。」這部字典，可稱之有關記憶被覆蓋的故事。Prvacki說：「一些潛藏而不自覺地積累收集下的回憶裡的形狀，一次又一次被遮蓋，」這種過程，便是建構記



■「你看到我看到的嗎？我又是否看到你所看見的？」



■Prvacki 2009年作品



■Prvacki 2011年作品



■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憶——與建築的根本方法，着實相同。

但凡繪畫中涉及到抽象的部分，都難免令人感到有些費解，但抽象和具象之間的關係，對Prvacki而言，卻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他說：「顯然我的作品是抽象的，它們並沒有直接或明顯地描繪什麼事物，亦沒有在講故事，沒有敘述，但我的確創造了形狀。」這些形狀的輪廓，有時非常鮮明，使它們看起來像是人物的形象。但是，創作者清醒知道：「這都是假的，是一個刻意建造的圖像存倉。」

或許，它們本來存在於某地，集合起來，便成了畫。

《Now you see it...now you don't》及《Covered Up》兩組在港展出的全新系列，便是從「假」入手，闡釋真與假的辯證關係。由於是「假」的人或形狀，每個人就都去問Prvacki，究竟它們代表什麼？觀眾當然會努力嘗試找出其中的含義，但誠如藝術家的暗示："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他選擇以含糊的手法去處理所謂的事實和主張。

「你看到我看到的嗎？我又是否看到你所看見的？然後，我將它遮蓋。這是我對懷緬過去，思念故鄉的掙扎。」惟有如此，才能最終面對和克服記憶。

Prvacki認為：「回憶在視覺上可以是十分吸引的，充滿鄉愁，但有時甚至會變得可悲！大多時候它並不能幫助我們進步和成長。它們是一個非常沉重的隨身行李，所以企圖把它掩蓋。」

他是位畫家，卻更像詩人。他說：「它們存在，但卻隱藏着。某一刻你看到它，另一刻它卻消失不見，魔術似的，形而上的。」

作品：完整而不相同

在香港做首度個展，藝術家希望帶給香港觀眾的是一些新的觀念。他所使用的新手法，恰恰是為改變人對繪畫的現有看法，其中包括甚麼是繪畫，以及繪畫可以如何發展。而同一時間，他更深切希望對亞洲和香港的繪畫現況提出疑問，帶來不同的東西，重新強調繪畫過程中的慢條斯理，以抗衡現今快得讓人

暈眩的速度。

我們今次看到Prvacki的大多數畫作，都以麻布為作畫原料。他說：「我希望大家能留意到在麻布上一層一層地塗畫的那種自在從容和放慢步伐。」

他的每一張畫，都是基於個人原因而創作的，他對它們的定位是：「建基於我的記憶，同時被我未來的主意和想像所覆蓋。」他的每一幅作品，是經驗、歷史、知識、固有規律、實驗與探索的結合。而他真正感興趣的則是這些作品的完整性，而不是它們的相同性——Prvacki的創作序列，或許在內部彼此有着深層關聯，但在外在形態上，卻各成一個獨立世界。

每個獨立世界，都是藝術家割捨不下的永恒記憶。而這些記憶，排列、組合與呈現一處，便成了一部私人的視覺字典。



■The Ultimate Visual Dictionary

創作對談

文：Jasmine

「雙拼」是兩種物質的相遇和摩擦

「港澳雙拼藝術展」的主旨是雙拼，那麼便讓我們回到這主旨的本意，為何要雙拼？

近年，港澳兩地藝術交流日趨熱絡，距離僅一小時船程，生活傳統大同小異，且兩地曾分別是英、葡殖民地，但是藝術文化差異卻甚廣。生活在時代巨輪下，即使同為創作者，兩地藝術家也鮮少機會彼此交流。而創作恰恰需要創作者擁有時間停下來，從中發現和爆發。「雙拼」的含義，正是用嶄新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世界。

香港藝術家李志達和澳門藝術家Akina Lei的雙拼，會帶來怎樣的相遇？

李志達篇

請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利：好久沒有用粉彩這物料作畫，所以今次便用上它，爽快的感覺。

對碰、雙拼正是兩種物質的相遇和摩擦，於是我便以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接觸開始，他們是互相加害、折磨，還是愛護對方、照顧對方？當然，從題目來看，他們是在相當殘酷的世界中。兩幅作品是有連接性的，他們會一個接一個的這樣子的「對待」對方，連鎖下去，我也有想過系列可以再發展下去。



參展的感受？

利：最大的感受是好像回到學生時代的合作感覺，每個人都付出自己的努力去完成一個節目，一個互相切磋的盛會，好單純，很有趣。

希望觀眾怎樣理解你的作品？

利：這個是永遠的題目，通常如何解讀最好交給閱讀者去完成，不過從題目這個重要的「線索」，大概已經足夠了，再多加一些路標可能會令閱讀者無法自己去領略。

Akina Lei篇

請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Akina：今次為大家帶來的作品是一套用了一些看似廉價的日常用品，如：紅白藍袋、地拖、墊蛋糕的飾紙、洗碗膠手套、垃圾袋等來做的女裝設計，主題是「Revival」。

「Revival」有「再生」同時亦具備「再流行」的意思。在是次作品中，希望把圍繞着我們日常生活當中那些好像不顯眼的小東西與時裝來個mix and match，看似平庸卻又可以變得絢爛，表揚它們對我們的「大貢獻」。



參展的感受？

Akina：能夠有機會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參與這個難得的「雙拼」大派對，真的很榮幸和高興哩！知道一起有份參與的港澳artists中，大家原本也是有正職的，所以都只能在工餘抽空的時間裡去完成自己作品，包括自己也是要在個多月的時間裡，一邊打理店舖，一邊去完成作品的，知道大家也是為是次展覽而不問回報地努力去工作，這點真的令我很感動。因為由策劃去到正式展覽的過程實在是太多細節要籌備了，所以亦真的很特別感謝Chow、Lavinia、Aquino和Flora啊！

希望觀眾怎樣理解你的作品？

Akina：我選「Revival」其實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令我想起「花」。同樣地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花開、花凋、花謝、花枯，可以看似平庸卻又可以很絢爛，每個人都希望能記住最好最美的一刻，於是使用了一個「花籃」來做設計概念。希望可以用一點點童真的心帶大家去參觀我這個小小的神秘花園！

藝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攝：楊正華

豫畫家許文華法國展風采

河南省著名畫家許文華日前受邀參加第二屆法國巴黎國際藝術城中國書畫名家邀請展暨歐洲陽光藝術之旅系列文化采風活動。作為河南省唯一一名受邀參加的書畫家，許文華此行可謂收穫頗豐，「想不到外國人是那麼的熱情，對咱河南太行山的風光畫愛不釋手，我帶過去的20多幅畫幾天就搶光，這次我還遇到了好多前輩同行，與他們交流時學到不少東西，收穫不小。」

據許文華介紹，本屆書畫展共展出來自國內包括他在內的書畫家吳建潮、劉彥水、吳曉光、陳冬梅等十三位當代頗具實力的藝術家100餘幅精品力作。畫展舉辦期間，許文華的20多幅參展作品被法國文化藝術機構和收藏家購藏。

從氣勢磅礴波瀾壯闊的黃河之濱到風光旖旎的塞納河畔，在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之一巴黎，許文華將中國太行山的雄偉大氣，優美風光，以國畫的形式充分展示給了國際友人，太行山綠浪滔天的林海，刀削斧劈的懸崖，千姿百態的山石，如練似銀的瀑布，碧波蕩漾的深潭，雄奇壯麗的廟宇，讓參觀的外國人讚歎不已，駐足不止，陶醉其中，留戀忘返。

據了解，許文華先生是近年來中國書畫藝術領域成長起來的一位當代實力派青年畫家，他專心致力於太行山國畫的研究，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太行，研究太行，畫出有深度有內涵的太行，每年都要花幾個月的時間深入太行實地寫生，走進太行山的懸崖峭壁和深谷當中，他踏遍太行山的溝溝壑壑，山山嶺嶺，把這神聖的山水作為他水墨山水畫創作的基地。



■河南省著名畫家許文華

■許文華的太行山風光畫在法國受到熱捧

